

QING
GONG

【婉兮清扬】

米虫豆/著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
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
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。



纤客

【婉兮清扬】



米虫豆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图书代号:SK12N04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·婉兮清扬 / 米虫豆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2.8

ISBN 978-7-5613-6251-8

I. ①清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0879 号

清宫·婉兮清扬

米虫豆 著

策划编辑	焦 凌
责任编辑	王丽敏
责任校对	贾旭彪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www.snupg.com
印 刷	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×980mm 1/16
印 张	18.75
字 数	240 千
版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6251-8
定 价	29.8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(029)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(029)85303879

目 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一梦百年劳记忆/001
第二章 有美倾城/003
第三章 敢向尊前不尽心/007
第四章 浮生未觉尚心寒/011
第五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/014
第六章 侠气女子莫招惹/019
第七章 既来之 则安之/025
第八章 落花流水急西东/027
第九章 只缘身在此山中/031
第十章 兰心蕙质非凡属/035
第十一章 迷仙已受君恩顾/038
第十二章 镜花水月空自嗟/042
第十三章 新春残腊尔相伴/046
第十四章 留连光景自有意/050
第十五章 雪里已知春信至/054
第十六章 殿阁嵯峨映帝宫/056
第十七章 逍遥叹 少年时/060
第十八章 香满枝头女人花/064

- 第十九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/068
第二十章 相思不得长相聚/072
第二十一章 谁以不永伤/076
第二十二章 看花翻作饮茶人/080
第二十三章 人情厚薄且随分/084
第二十四章 夜半独眠愁在远/088
第二十五章 花城人去今萧索/093
第二十六章 锦瑟年华谁与度/097
第二十七章 从别后 忆相逢/101
第二十八章 几回魂梦与君同/105
第二十九章 犹恐相逢在梦中/109
第三十章 世事升沉梦一场/112
第三十一章 何不相守慰寒影/115
第三十二章 天香云外飘/118
第三十三章 春风报梅柳/122
第三十四章 花颜笑春红/126
第三十五章 十五入汉宫/130
第三十六章 五色粉图安足珍/134

清宫

婉兮清扬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七章 | 北风动青丝/138 | 第五十六章 | 假作真时真亦假/217 |
| 第三十八章 | 相见争如不见/142 | 第五十七章 | 回顾盼相扶/222 |
| 第三十九章 | 一入宫门深似海/145 | 第五十八章 | 不思量 自难忘/228 |
| 第四十章 | 欲卷珠帘暮恨长/149 | 第五十九章 | 前缘再续新曲/233 |
| 第四十一章 | 西宫夜静百花香/154 | 第六十章 | 碧空长 路茫茫/236 |
| 第四十二章 | 病来如山倒/158 | 第六十一章 | 看朱成碧心迷乱/238 |
| 第四十三章 | 病去如抽丝/162 | 第六十二章 | 魂无归处为情牵/243 |
| 第四十四章 | 凡花且莫相嘲谑/167 | 第六十三章 | 烟缘由天定/247 |
| 第四十五章 | 安能行叹复作愁/171 | 第六十四章 | 莫负好花好景/251 |
| 第四十六章 | 饥年有饿草/175 | 第六十五章 | 不肖种种承苦楚/257 |
| 第四十七章 | 天心维仁受/181 | 第六十六章 | 柔肠百结如醉/262 |
| 第四十八章 | 天下谁人能识君/185 | 第六十七章 | 共欢新故岁/267 |
| 第四十九章 | 相亲相见在今日/189 | 第六十八章 | 迎送一宵中/271 |
| 第五十章 | 心之纷乱谁能删/193 | 第六十九章 | 生死不渝共鸳鸯/273 |
| 第五十一章 | 心在灯火阑珊处/196 | 第七十章 | 温香软玉燕依人/277 |
| 第五十二章 | 纤移莲步初入宫/198 | 第七十一章 | 叶叶声声是别离/281 |
| 第五十三章 | 风送宫娥笑语和/207 | 第七十二章 | 神仙人鬼两茫茫/284 |
| 第五十四章 | 错点烟缘误妾身/210 | 第七十三章 | 相逢终有期/286 |
| 第五十五章 | 心有愿 爱无伤/214 | | 四四番外/289 |

第一章 一梦百年劳记忆

最近心情一直不好,朋友甚至觉得我有些忧郁。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,总是被淡淡的伤感所缠绕。天气也一直不晴朗,时时有雨,或忽然又转多云,今天仍是一天的雨。

我,江晓月,小女子一个,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。通过三年打拼,我终于晋升经理,在人力资源界站住了脚,还经常上一些小电视台,为公司招聘、人员应聘做咨询服务。合作伙伴们说我有一双慧眼,很能识人,朋友们说我是艳丽的玫瑰,美丽但得保持距离。

我至今未婚,不是不想,身边追求者不少,都没感觉,哥们儿倒是结交了不少。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自己希望获得怎样的爱情。

明天就是我的二十五岁生日了。小时候随妈妈去山里游玩,有位老和尚曾说我本命年会有一劫,必须还愿,并送了我一块小石头,说可以护佑我。那是块黑色的光光亮亮的小石头,像雨花石,只是更朴素一些。妈妈给石头打了孔用线穿起来,我便一直随身携带。这些年来,我学习、工作顺风顺水,付出多少努力就得到多少回报,因为没许过什么愿也就没再去还愿。本命年眼看就要过了,也没遇到所谓的劫数,只是近来心情时时不好。

“每到下雨天,我的心情都会不好,今天等了好久电梯,让人烦躁。”发完一条微博,一看表,“呀!糟糕,快迟到了。”最近在攻研,今天上心理学,我们的老教授可不是吃素的!唉,“陟彼高冈,我马玄黄”,为了前途,还得拼搏。我关机下楼。

“出租车!出租车!”

看来老天也不帮我,半天也挡不到一辆车,很无奈,谁让车少人多呢。

正想着,忽然看见马路对面一辆车刚下了人,我毫不犹豫地快步向它走去。今天千万不能再迟到了。

“等一下! 等一下!”出租车竟然又启动了,我一着急也顾不得奔驰如水的车流,向前冲去,耳边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,转头间一辆道奇向我冲来,“劫数……”

晕晕乎乎也不知过了多久,嗓子干得难受,使劲想把眼睛睁开,试了几次未果。

“好孩子,快点醒来,姨娘求你了!”“老天爷保佑婉儿快点醒来,我愿终身吃素……”耳边传来隐隐的哭泣叹息声。

我想动,但实在是动不了,全身很热,眼皮很重,像有什么堵在喉咙里,只能听,不能动。努力了许久,还是不行,头又开始晕了。又似乎过了许久,周围一切都安静了。我又试着睁开眼睛,还好,总算成功了。

“咦,这是哪里?”

我好像躺在一张硬床上,床还有顶,都是很精致的木雕,床边挂着粉色的帘子,帘子没有放下,可以看到我躺在一间不大的古式建筑内。“古式建筑?”我的头嗡了一下,不可能吧? 刚看完《梦回大清》我就被带到古代了? 虽然向往被诸位阿哥追求的幸福,但也不能就这样把我带回历史中吧!

“不要! 不要! 我在去上课的路上,老教授还在等我!”我努力闭上眼睛,想让自己再睡一觉,没准是梦,醒来就回去了。

怎么睡不着? 用手习惯地摸摸胸口的小黑石,还在,难道这就是我的劫数?

我又仔细打量了这房间,整体布置还算精致,但古色的木制家具总让我不太舒服,我喜欢软软的席梦思,还有软软的抱枕,沙发……

老天,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哪儿?

坐起来不太费劲,只是头还是晕。摸摸胳膊腿,还好,都还健全。下床,“咦?”床下不是我的猫咪软拖,而是一双精巧的粉色缎面绣花鞋。

好在穿起来不难受,鞋里鞋面都很软。屋里有一面铜镜,看看镜中的自己,“有没有搞错?!”我缩水了,容貌变化不大,只是比以前白了,嗯,不是一点的白,还很白呢,像玉兰油的模特! 不错,令我不能接受的是镜中的我太小了,只有十岁的样子。

“这不可能! 我的研究生还没读完呢! 我的妈妈呀!”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,趴在床上发泄自己的情绪。感情真的穿越到了古代?

第二章 有美婉心

吱呀一声门开了。“小姐，您醒了，老天保佑！”

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穿蓝色清装的小姑娘，梳着个可爱的小发髻，十一二岁，一脸惊喜。她手里端着托盘，上面摆放着一套精致的青花瓷茶具。

小姑娘把托盘放在桌上，两步蹿到我跟前，用手背轻轻抚了抚我的额头。“小姐终于醒了！太好了，您怎么哭了？还难受吗？”

小姑娘不是很漂亮，但还算清秀，单眼皮下的一双美目充满了惊喜与关切。

“小姐您病的这几天，奴婢急死了。您还难受吗？都烧十天了，老天保佑，您终于醒了。姨娘还为小姐吃斋念佛着呢。”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“七月三十，您病十天了。”小姑娘用袖子拭着眼泪，看见挂在我眼角的泪水，慌忙用手帕帮我拭泪。

“哪一年呀？”“小姐您病得太重了，连日子都忘了，今年是康熙三十七年呀！”

康熙三十七年，如果我的历史没有白学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公元1698年，我竟然莫名地出现在了三百多年前，命运可是和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。

我是不是穿越小说看得太多了？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需要再睡一会儿。”我什么也顾不上了，躺了下来，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绪。

“您要累了就睡会儿吧，大病初愈慢慢来，我这就告诉老爷和姨娘去。”小姑娘帮我掖好被子，看着我闭上眼睛，轻手轻脚地带上门出去了。

“吁！”我长出一口气。

我真的来到了清朝吗？那么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事业，我的研究生梦，还有追我的男生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

头痛！头痛！

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门被推开了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疾步而入，看着一脸震惊的我，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“婉儿呀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，你要就这么走了，娘也不活了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来人将我抱得很紧，我快出不了气了。

“娘！”

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会这样叫出口。

“我快喘不过气了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孩子，只要你醒来，什么都依你。老天爷，谢谢您！”

妇人跪在地上磕起了响头，刚一起身又一把将我拉进怀中，抚摸着我的头，用力地看着我，我也打量着这位凭空出现的娘亲。她很瘦，但很清秀，用现代的话讲，应该是读过书的人，很有些气质。皮肤很白，人很漂亮，一身藕色清装，显得很素净，头上只有一个小簪子，当然，岁月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。突然就成了这个女人的孩子，将来要喊她娘亲，那我的爸爸妈妈呢……

“呜呜！”悲从中来。

“好婉儿，我知道你委屈，这次老爷不会不管的，别哭了，啊！”

“这次？老爷？”我也没心情再继续发泄自己的不愤了，该清醒了，我不是在妈妈的怀抱，而是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，另一个女人的怀里。老天爷，你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生活？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里，那又在干什么？上班？上课？上街？上节目？反正不是身体缩水后病恹恹地躺在硬板床上！

好吧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先稳定下来，再找机会回去吧。

让我理理头绪，现在是康熙三十七年，应该是太平之年，我在一户富人家，还不错，老爷应该是爸爸，娘应该是妈妈，我应该十岁左右，病因不详，还有一个丫环照顾我，爸爸，不，是老爷怎么不来看我呢？

正想着，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传来。老爷？不会吧，太年轻了，来人一身玄色清装，半个脑袋光亮，后面拖着根油黑粗壮的辫子，人长得不错，身高约一米七五，虽不白，但很英俊，应该说那是一种很正直的俊朗，鼻子高挺丰满，应该是经商的福相。看走路，落地有声，步伐虽快但都很稳，是那种有领导潜能的人。



娘一见他就立马站了起来，让开床边，“大少爷，快请坐”。

“嘘，原来是哥哥。”我在心中暗叫了一声。

没等我打量完，来人先给娘打了个千，“姨娘，婉儿醒了。”又摸摸我的额头，坐在我旁边，仔细地看着我。

“婉儿，你好些了吗？”这哥哥看上去不错。“阿玛正在会客，一会儿就来。病了几天，瘦多了。”

看着这一切，娘应该没有地位的，不是福晋，好像连侧福晋也不是，不会是侍妾吧。这么淑静的人，真可惜。

说话间又进来了一个四十左右的男子，一身很富贵的衣服，人很精神，比哥哥稍高些，很魁梧，后半脑袋的头发也是一丝不乱。来人眉开面阔，双目有神，鼻梁高挺，下巴丰满，应是个有福之人。

这大概就是阿玛了吧。这位老爸看来跟女儿不是很亲近，这使我想起了现代的爸爸，每次我生病，老爸看上去都比我难过，我亲爱的爸爸呀！想着眼泪又及时地流了下来。

“好了不哭了，你好些了吗？”“好些了。”

娘和哥哥趁空给阿玛行了礼，束手站在旁边。

清代的礼仪怎么这么复杂？

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好低着头，红着脸，尽量装得像娇弱的样子，事实上，现在的我真的没劲。

“不要紧，慢慢就好了。”阿玛吩咐跟着他一起来的小厮模样的人说：“小五，去让厨房给小姐做碗粥来。怎么不见彩云？”阿玛回头问娘。

还未等娘回话，有几个女子进来了，我的丫环跟在后面。为首的是一位衣着华丽、保养很好的三十多岁的妇人，人长得很漂亮，但眼神不亮，是那种素质不是很高的人，身体丰满，梳着清朝旗人的把子头，头上一色的景泰蓝系列簪子，妆容较浓。

“老爷。”女人福了福身子。“额娘。”“福晋吉祥。”哥哥和娘依次给她请安。

“我来看看婉儿，婉儿你好些了吗？”福晋说着就来拉我的手，我是心理学的人，她虽然笑得很温暖，但是眼里并未有一丝亲情和爱意。

“福晋好，我好多了。”我的话很轻，像小蚊子一样，当然也像一个久病的人。

屋里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我，“怎么不叫额娘？”阿玛瞪着眼问我。福晋也是一脸不满地看着娘。

我愣了一下,反应过来。在清朝,侧室生的孩子要将正室称娘,将侧室称姨娘。恍然大悟后,我赶紧拉着福晋的手。“额娘,我有点病晕了,以前的事很多都记不起来了。”我可不想给那么善良的娘添麻烦。

福晋挽回了面子,高兴地拍着我的手说:“不要紧,好了就行,那天的事,别往心里去,小雅、小禄不是故意的,你阿玛和我都已教训过他们了,回头我让他们过来跟你道歉。”小雅?小禄?什么意思,看来我的病和他们是有点关系的。

“那天什么事?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”这话既是真话也是不想给以后惹麻烦说的。从小,妈妈就教导我,要善于原谅别人,这样自己的路才会更宽。

福晋听了这话更高兴了,看了看阿玛,直接把我抱了一下,这回是发自内心的,我能感觉到。

“你们俩进来!”阿玛喝道,原来在门口有两个小脑袋在窥视。

“回阿玛,是我们,来看婉儿姐姐醒了没。”一男一女两个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孩子低着头走了进来。

小男孩走在前面,胖乎乎的,蛮可爱,但让人看了就想起一句话:“七岁、八岁,猫嫌狗憎。”就是特捣的那种,衣服虽华丽,但衣襟下摆有些污迹,应定性为粗人一个。小女孩长得很漂亮,像福晋,也像阿玛,脸上唯一破坏整体形象的是那双眼睛,滴溜溜乱转,透出的不是聪慧,而是有点邪气,不是省事之人。

第三章 敢向尊前不尽心

“你们还有这心，平时不好好读书习武，尽干些淘气之事，脑子让狗给吃了！害得婉儿落水，要不是你大哥及时救上来，你们还想活下去？这次幸亏婉儿没事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必定扒了你们的皮！”看着阿玛动怒，两个小孩子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头抵着地面，小身子缩成一团。

福晋连忙站了起来，盯了我和娘一眼也束手站在一边，脸色通红。

很明显，现在的我是被这两个小孩子推到水里，又被大哥救了，卧床十天差点没命。以前看很多小说，都是侧室生的孩子不被重视，经常受正室生的孩子欺负，看来这个家里还好，哥哥大概也是娘所生，两个小家伙是福晋所出。

“阿玛，我不要紧，那天是我不小心自己落水的，和小雅、小禄无关。”先帮他们说两句好话，希望不要难为婉儿的娘。

“我也希望这次只是个误会。哼，婉儿帮你们说话了，还不谢过姐姐？”

“谢谢婉儿姐姐。”“快起来吧，都是自家兄弟姐妹。”

小雅、小禄起身站在一旁，用眼睛瞅着我，眼里尽是不满，未有半丝歉意。

阿玛正要说话，见小五把粥端了上来就示意娘：“大病初愈不要吃太多，你这两天就在这儿照顾吧。”回过头看着我：“好好休息，阿玛回头再来看你。”

“是！”阿玛点点头离去。福晋也起身离开，两个小孩冲我做了鬼脸走了。屋里就剩下了娘和哥哥、我。

“大少爷，您也休息吧，婉儿有我照顾，您放心吧。”

“姨娘辛苦了，缺什么直接和我说，有事随时叫我。”哥哥边说边向我温馨地一笑，“你好好休息。”

我在床上点点头：“哥哥慢走。”

娘端过粥来喂我。是我爱吃的青菜粥。

闻见香味，觉得自己真是饿了。“味道真好吃。娘，您也吃。”

“傻孩子，娘不吃，你吃吧，慢点，别呛着了。”娘的开心写满了脸上，像我自己的妈妈。“婉儿，以后要叫我姨娘，省得他们又欺负你。”

娘的话将我的美梦打回原形，看来婉儿原来过得并不怎么好，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现象。是呀，自己的娘不能叫，这是个问题，对于恩怨分明的现代人来说，是心头一块疤。哼，我非恶人，但也绝非软类。总会将疤揭去，我暗暗下决心，如果可以，我一定让婉儿的娘过上好日子，婉儿可以大大方方地在人前叫她娘！

“娘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在他们面前我会注意的。”

娘的微笑溢满了宠溺，那是一种浓浓的亲情。

我的心情慢慢平和，又困了，想和娘多说一会儿话，但没坚持多久就在娘的抚摸下去见周公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醒来，小发了一会儿呆才反应过来，我已在清朝了。先把昨日见的亲人都复习了一遍，这才抬抬胳膊，觉得有些体力，就揭帘起身。小丫环，不，是彩云正坐在桌前绣花呢，看见我起身，赶紧过来扶我，给我披一件粉色外衣。

说实话，我喜欢粉色，但它不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总是在自己心理最脆弱时才会穿一些粉色的衣服，画粉色系妆。平时一个人为五斗米奋斗时，总以黑、灰、白等冷色调武装自己，支持自己的坚强。而现在，我对粉色还是很接受的，谁让我现在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呢，既然老天让我重新过一回童年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

“小姐今天可好些？您先坐着，奴婢伺候您梳洗。”我坐在床边，看着彩云拿手巾给我擦脸拭手、拿漱口水，像一只勤劳的小蝴蝶，满房子跑来跑去，看着是一种享受。被人像婴儿般照顾着更是一种享受，感觉真好，我不由哼起歌来：“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：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”

扑哧一声，彩云在笑。“什么呀？小姐，今天看来是大好了！”

“是呀！我轻松多了。怎么样，出去走走？”

“好呀！奴婢先给您传饭去，吃完了就陪您出去，好不好？”



“就是就是，我饿了，快快快！”

转眼一桌丰盛早餐就端了上来，说丰盛也就是四样小菜，两碗粥，两个精巧的小包子而已，比起以前一块面包加一包牛奶的早餐已经是非常好了。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彩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：“慢点吃，小姐，别噎着。”手随时伸着，像怕我将碗也吞了下去。整桌的饭顿时让我一扫而空，满意地摸摸肚子，不错，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肉的日子真好。

“走吧！出去转转。”声未落，我已到门边，差一点撞上推门而进的人。“哎呀，慢点。”

“是娘来了！”看见娘，我很高兴学了清戏里的样子做个福，说：“给娘请安。”“婉儿，快快起来，可不敢这样。人前是姨娘给你见礼。”看我嘟囔着嘴，娘赶紧抱着我，抚着我的头，“孩子，大礼不能错，姨娘不求其他，只求我们母女平安，明白吗？”

再不高兴也得压下去，蓄势待发。

“知道了，娘。您吃早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，你这么急要去哪儿呀？”

“我想出去转转，透透气！”

“那也得梳好头，穿好衣服呀。若打扮停当了，就该去给老爷、福晋请安。”

等彩云给我梳好头发穿衣完毕，我在铜镜里看了一下，不错，还算清秀，看来这婉儿和我还真有缘，长得挺像，就是比我十岁时瘦得多。

拉着娘的手，我们出了门，我的房间在一个小四合院里，出了院门，面前是一洼小池塘。现在正是荷花怒放的时节，白色的荷花开了大半个池塘。隔着池塘是一座假山，假山顶上有一座六棱的小亭子。院门的左侧隔着一片竹林，有一排房子，看样子像是下人住的。我最爱竹子了，苏东坡有句名言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不错，闲了一定来逛。

顺着院门向右走，是一处大院子，门半掩，再向前有个回廊，两侧种满了叫不上名字的大树，大树为回廊遮了太阳，走在里面，很是凉爽。回廊在前面分岔，两头都看不见通向，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南方人的院子讲究，原来北方人的园林也很讲究。

跟着娘顺着一条道向前走，绕过一座假山豁然开朗。漂亮的花园后是一座大房子，有十几间，很壮观。娘放开了我的手，问守在门前的小姑娘：“老爷可在福晋这儿？”“是江姨娘呀，老爷这会儿正在和福晋说话

呢。”小姑娘态度并不恭敬。“烦小翠姑娘通报一声,小姐来请安了。”“那你等着。”

“老爷让进呢。”说着挑了帘子,我们进去。娘主动地走在我的后面。

这是什么屋子,一间套着一间,共套了五间。穿过前面三间,来到第四间时才看到阿玛和福晋正坐在炕上喝茶。

“婉儿给阿玛、额娘请安。”“给老爷、福晋请安。”

“起来吧。婉儿,你好些了吗?”阿玛问了一句,又在喝他的茶。我束手站在旁边,娘接过旁边丫环的茶壶为阿玛和福晋添茶。

“回阿玛的话,好多了。前些日子劳阿玛和额娘操心,是女儿不孝,今日好了,特来请安。”

“好了就好,大病初愈也别走太多路,去吧。”

“是,阿玛,福晋,婉儿告退。”福晋从我进门也就只看了我一眼,未说话,我福了福身子退了出来。待遇明显不如昨日。

娘没跟着出来,我有点担心,但很快就被一种自由的感觉所代替。

顺着来时的路没怎么费劲就找到假山上的亭子。坐在亭子里,俯瞰整个家,还是很漂亮的嘛。伸个懒腰。怎么彩云一脸的心事?

第四章 浮生未觉尚心寒

“过来，彩云，坐我旁边。”我拍拍旁边的凳子。

“小姐可折杀奴婢了。”彩云推着双手，好像有人要为难她似的，满脸通红。

这得慢慢来。“你怎么了，有心事？”彩云嘴里唯唯诺诺：“不是，感觉小姐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了？”“我也说不清，反正有变化。小姐，刚才您给老爷行礼时手怎么没叠在一起，不过老爷没注意。”

“噢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彩云，我素来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小姐您是好人，对奴婢非常好，那年奴婢的娘生病，要不是小姐拿钱给奴婢去救治，只怕我们母女现在已是天人永隔了。”彩云说着，眼圈红了。从这府里的人看我的眼光也能猜出个七八分，我是姨娘所出，并不受宠，等级高些的丫头都可以给我脸色看，这几天彩云照顾我的点点滴滴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她是实心对我，是可以交心之人，况且，我太需要有人给我讲一下现况，否则，惹出麻烦来可不是好玩的。

“我也知道你是忠心待我的，现在有些事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“小姐让奴婢做什么？”话音未落，一个石子打在我的头上。“哎哟！”

“我们来看看婉儿姐姐身体可是好了！”小禄和小雅忽然出现在亭子里。

“有这么看的吗？”这小石子不大，但打得也很疼。

两个小孩一脸坏笑。

彩云不停地给我使眼色让我走。我要看一些东西，没动。

“对不起呀，婉儿。我走路快了一点，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小石子，没碰

着你吧？”

小禄嬉皮笑脸地凑近了我。“看样子，你过得不错嘛，早知道你这么经水泡，就该多泡你一会儿，反正一个侍妾之女的命也值不了几个钱。”说罢狠狠地低头看着我：“别以为阿玛去看了你就会怎样护着你，放明白点，今天早上马大人已经给他儿子订了谕福家的女儿做夫人了，就你这样，还想进四品大人府里当少奶奶，做梦吧你！”

什么东东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只明白了一点，就是更不得宠了，什么得宠，是更不被人重视了。

小雅也凑过来，“失望了吧，能认几个字又怎样？还不是凡鸟！让我好好看看你这张脸，哟，不就是个白嘛，要是那天在水里泡久一点就更白了。”说着用手摸了我一把，我立马感觉到脸上多了黏黏的东西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我本能地用手擦了一下，是一把泥，好个坏丫头！

我噌地站了起来，一把抓住小雅的衣领，大概是没见过我凶人的眼神，她愣了一下。我们个子差不了多少，她也一样的瘦，要不要收拾她，对府里的情况不熟，我还在犹豫。没等我想好，小禄已经上来帮忙，他要比我胖些，两人一下子就把我推倒在地上，重重地踩了我一脚。

“啊！”我疼得出了声，哪受过这个委屈，挣扎着起来还击。结果没等我起来，两人就蹿了。

彩云赶紧来扶我。抱着我说：“小姐，您怎么样？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，道长说过您是有后福的，总有一天会好的。”说罢，边扯着帕子给我擦泥边流着眼泪。

“彩云，扶我起来，别哭，我又没怎么样嘛。”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我大方地笑一笑，“好了，现在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事情，我这次病了之后，以前的很多事记不清了。”彩云仔细地看着我，确定我身体没事，才慢慢地讲我的故事。

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，我知道了我今年十岁，名他塔喇·婉心，父亲是京城兵部五品武官，镶蓝旗人。家有福晋一位，生有长子永岩，次子永禄，次女雅心，永禄、雅心是一胎所生，小我一岁。侧福晋一人，无所出。娘因是汉人，虽祖上是读书人家，但嫁进来也只能是侍妾，只生我一女。福晋的阿玛也是五品京官，但是正黄旗旗人地位较高些（在清朝，正黄旗是上三旗，镶蓝旗是下五旗），福晋虽不识字，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，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地位，反而很得阿玛的宠爱，从侧福晋和娘的子嗣上可窥见一斑。